

付水悠悠。 沙头泊(创志按:原误作“帕”)有燕南雁,还寄尺书否。动别经年,相思两地,无日不登楼。

(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《诗渊》册一页 673)

创志按:此阙原无调名,今据律补。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排印本《雁门集》附录诗余亦无此阙。巴蜀书社 1993 年排印本《词渊勾沉》对《诗渊》所收大量词作重新编次校订,亦遗此阙。

《全金元词》为迄今最理想的金元词总集。宁先生之补遗,使之更臻美善。笔者谨献拙见如上,未是之处,尚祈贤者指正。

作者单位:广东省东莞东坑中学

朱熹集无成化本辨

祝 尚 书

《文献》一九九六年第三期刊载何忠礼先生《〈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〉朱熹部分补正》一文,以其在日本讲学时亲自检视所得,纠正了《版本目录》中将日本正德元年(1711)所刊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著录为“明正德本”的错误,正谬之功不小。国内学者未见原本,大约容易出现此类既可笑而又难免的疏失。但是《补正》又说,日本静嘉堂文库等藏有明成化十九年(1483)刻本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(又作《朱子大全集》),“令人遗憾的是,迄今为止,国内尚未发现和著录这个成化十九年的刊本”,笔者却不敢苟同。事实上,所谓成化十九年刊本并不存在,盖何先生误会。鉴于《补正》除在《文献》上发表外,又刊登于《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》1996 年第 6 期,影响不小,似有辨明的必要。

据《补正》称,静嘉堂文库所藏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凡七十

册，版式情况为：“上下左右单栏（续集、别集左右双栏）。每面十行，每行十八字。上下黑鱼尾。上下象鼻。书口下端，大多有刻工姓氏。字体为赵体，笔迹前后颇有不同，刀法粗犷，且不够整齐。”书后有黄仲昭跋。根据跋文，何先生认定此本为成化本，并为后来嘉靖本、康熙本、雍正本的祖本。

但是《补正》虽然引了黄氏跋，却似乎没有认真阅读跋文的内容。为了说明问题，我们又不得不再征跋文。黄跋略曰：

右《晦庵朱先生文集》一百卷，闽、浙旧皆有刻本。浙本洪武初取置南雍，不知辑于何人；今闽藩所存本，则先生季子在所编也。其后又有《续集》若干卷，《别集》若干集，二本亦并刻之。历岁既久，刊缺浸多，读者病焉。成化戊子，仲昭自翰林谪官南都，偶得闽本，公暇因取浙本校之，其间详略互有不同。如劾唐仲友数章，闽本俱不载其所劾事状，世之鄙儒多以是疑先生，异论纷起；故悉增入，使读者知仲友蠹政害民之实，而无所惑于异论也。其他无大关系者，则仍其旧，惟正其亥豕鲁鱼之讹而已。岁丙申，闽宪使山阴唐公质夫、金宪兰溪章公德懋闵旧板磨灭日甚，遂以仲昭所校本补之，未及訖工，而二公相继去任，寻复残缺。金宪天台林公一中至，慨然以为己任，久未暇及。壬寅秋，谋于先生九世孙都运伯承君，复以仲昭所校本精加雠订，讹者正之，腐者易之，缺者补之，至是始无遗憾矣。……工既告成，仲昭谨识其颠末，以告后之君子，俾谨守而嗣修之，以无替诸公之嘉惠也。（四部丛刊本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末）

黄跋的意思是很明白的，即闽藩有朱熹文集旧板，“历岁既久，刊缺浸多”。成化戊子（4年，1468。《补正》作“庚子”，殆抄误），黄氏以闽本、浙本相校，增入浙本有而闽本所无的部分内容。岁丙申（成化12年，1476），开始据其校本对“旧板”进行补修，不久以主持者离任而止。到壬寅（成化18年，1482）再次补修，“讹者正之，腐者易之，缺者补之”，至第二年终于完成，“始无遗憾矣”。很显然，黄跋是

为修补闽藩“旧板”而作，并非重刊新板。因此，跋末署“成化十九年”，并不能证明有所谓“成化十九年刊本”，而只表明有成化修补本。

日本静嘉堂文库的藏书，绝大部分是购自陆心源所藏宋楼旧藏本，这是众所周知的。因此要弄清静嘉堂藏书的版本，不能不检索陆氏《静嘉堂藏书志》及有关题跋。按《静嘉堂藏书志》卷八五著录朱熹全集本两部，第一部为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一百卷、《续集》十卷、《别集》十一卷（按：此误，当为《续集》十一卷、《别集》十卷、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已纠正），宋刊大字本，张杨园旧藏。陆氏按曰：“此宋刊明印本，每页二十行，每行十八字，版心有字数及刻工姓名。卷中有‘张履祥印’白文方印。”另一部为明嘉靖本，此不述。又陆氏《仪顾堂续跋》卷一二《宋淳祐建州槧朱文公集跋》，即跋上述补修本，略曰：

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一百卷，目录、《续集》十一卷，《别集》十卷，前有朱子小像及庆元庚申自题，后有成化黄仲昭补刊跋。……此乃闽本，明初版存福建藩廨。成化中，黄仲昭以浙本勘订补刻《劾奏唐仲友》数状，又修补缺数百页，此则成化后印本也。凡明补之页，匡格较高，字形较小，一望可知，约不过宋刊百分之一二耳。卷中有“敬业轩”白文方印，“张履祥印”白文方印。曾为桐乡张杨园先生所选读，每有朱文“选”字印，其圈点亦杨园笔也。

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一〇亦尝著录此本，谓其为“宋刊明印五十一本”。

宋刊闽版朱子集，并非日本才有庋藏，国内各图书馆今藏有宋刊本、宋刊元修本、宋刊元明递修本十馀部（包括残帙），单北京图书馆的宋刊元明递修本即著录达四部之多，据笔者所见，版式正与《补正》所述同，左右双栏的是宋版原刻，四周单栏的为明代补版，字体的区别更十分显著。虽北图本卷末黄氏跋多已脱去，然与《补正》所述比较，仍可证明静嘉堂本即宋刻明修本，陆心源等的著录

无误。何先生既是考察静嘉堂藏书的版本，而似乎并未翻检有关版本资料，遂贸然定其为“成化本”，倒真有些令人遗憾。

至于《补正》称静嘉堂藏本凡七十册，而《静嘉堂秘籍志》著录为五十一本，想必曾经重装，殆非别本。何况若成化间真有刻本，国内即或已经失传，载籍亦应有蛛丝马迹，明以后的藏书家、版本目录学家不大可能完全懵然无知。何先生说该本即嘉靖本、康熙本等的底本，是完全正确的，但嘉靖本等的底本即宋刊成化补修本，早有定论，而不是所谓“成化本”。笔者无到静嘉堂文库观书之幸，何先生既然亲见其书，不知以为何如？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

四库全书之“原本《周易本义》”勘误

彭 忠 德

四库全书出于清代盛世，是我国最大的一部丛书。学术界已公认：它在保存古籍，促进珍本、善本书的流传与普及上，有不可磨灭的功劳。但它也曾给古籍造成很大的损失。一是編集者们有意识的删改，二是由于全书系人工手抄而成，必然会出现一些新的讹误。对于前者，学术界早有认识；对于后者，一些人或震慑于四库全书的大名，或出于对皇家大典的迷信，则认识不足。此非无据之谈，而是切身体会。笔者在制作《周易》电子版及其电脑检索时，曾参校过四库全书中的“原本《周易本义》”。此书系据宋版《周易本义》抄成，所以号称“原本”。但在和影印宋版《周易本义》校核时，我发现所谓“原本”中就有许多错误。兹就所见，胪列其衍脱误倒如下，以省同仁复按之劳。